

深紫色的觸手纏繞著小柳狼的脖子。不是緊到讓人無法呼吸的程度，而是像被人的手掌握著提起來的力道而已。

但他不只是想這樣抓著小柳狼，他還想要更多，想要知道那個人總是很酷的臉被逼急了是什麼樣子，想要知道那張總是不愛說話的嘴裏是什麼溫度，想要知道如果心臟要停止跳動了的時候他會是什麼表情。

星導晶站在離小柳稍微遠一些的距離，讓人就算想反抗也無法輕易碰到他。

然後纏在小柳狼脖頸的觸手開始往上爬。深紫色的觸手是深紅色的吸盤，透明的黏液讓他很順利地在小柳狼的下巴上遊走。

「啞小柳君，試過嗎？被什麼東西緊緊擁抱的感覺。從頭到腳，從裡到外的那種抱喔？」

星導沒有想要小柳狼回應他的意思。狼和章魚畢竟是不同的生物，狼是無法體會的吧，那種感覺。

星導深紫色的觸手越纏越高，小柳的皮膚上被爬過的地方因為吸盤的原因有些紅腫。

但當星導把幾乎和他脖子一樣粗的觸手直接塞進他嘴裡時，那種瞬間被填滿的窒息感和痛苦完全壓過了他身上黏膩和到處被吸吮帶來的不適。

「很難受？覺得呼吸困難？那就用力咬下去啊。用力把我的觸手咬斷就可以順暢地呼吸了喔，小柳君。」星導的眼睛很少聚焦的這麼炙熱，他像是發瘋的反派那樣抓著小柳的脖子把人舉起來，滿頭的淡紫色頭髮在他身後飛舞，就像是還有數千萬隻觸手想爬到小柳狼身上一樣。狼並不想傷害星導，雖然早就聽說過章魚的觸手就算斷了也可以再長回來，但對星導拔刀這種事，就算是自己已經難受的要死了也不會做。

見狼沒有反應，星導竟然還有些不滿。像是嬌貴的公主被忤逆了那樣，稍微提高了音調：「就算會窒息也不願意咬嗎，小柳君？」

下一秒又立刻把聲音放軟下來：「只是章魚觸手喔？我大概不會痛的吧，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咬下去喔？」

說著，又讓觸手順著小柳已經被完全塞滿了的喉管往下推擠。

小柳整個人因為缺氧的關係，腦袋非常模糊，就連視線也快看不清楚。但星導並沒有停下來，更多的觸手在小柳大張著的嘴邊挑弄，像是如果還有什麼縫隙的話就要一起塞進小柳嘴裡。小柳做為暗殺者多年，對於這種遊走在生死邊緣的掙扎感非常了解。頻死的時候會無法控制的自救吧。

可以喔。可以咬下去喔？

咬下去的瞬間完全是受到作為白狼的野性支配。嘴和下巴被撐到最開，正常人就算想反抗也會因為脫力而無法咬合。

這是只有作為白狼的他可以承受的情趣嗎？

小柳把星導的觸手咬斷之後，那種不知道喉嚨裡的觸手到底能深入到什麼程度的恐懼和未知瞬間消失。

換來的是星導輕柔地把那個斷在他嘴裡還有些抽搐的觸手拿出來：「愛してるよ。」

小柳怎麼也沒想到這個剛剛一副想把他噎死的人居然第一句話跟他說的是這個，剛找回一點清楚的意識就問：「滿足了？」

「滿足了。」

愛即是死，章魚的用以性交的腕足斷在你身體裡，就要準備赴死了。